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 肖申克的 救赎

[法] 弗兰克·达拉邦特 著

王凌 慕容雪村 译




CTS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肖申克的救赎

[法] 弗兰克·达拉邦特 著

王 凌 慕容雪村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THE SHOOTING SCRIPT by FRANK DARABONT,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KING  
Copyright © 1996 compilation and design by NEWMARKET PRESS, STEPHEN KING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KING, FRANK DARABON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 U.S.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487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肖申克的救赎 / (法) 达拉邦特 (Darabont, F.) 著;  
王凌, 慕容雪村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11  
书名原文: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ISBN 978-7-5561-0635-6  
I. ①肖… II. ①达… ②王… ③慕…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美国-现代 IV. ① 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9912 号

## 肖申克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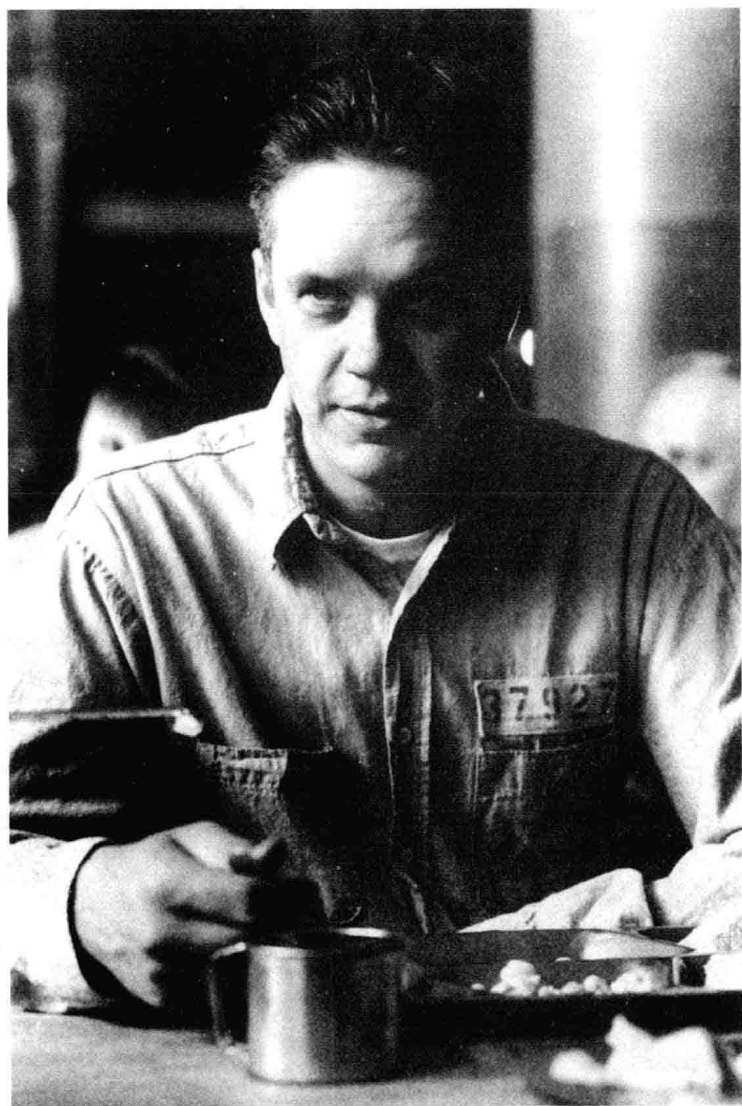
[法] 弗兰克·达拉邦特 著 王凌 慕容雪村 译

出版人 谢清风  
出品人 陈 昊  
责任编辑 陈 刚  
封面设计 张 苗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410005)  
网 址 www.hnppp.com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635-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80271198





## 丽塔·海华斯和达拉邦特的救赎

斯蒂芬·金

我热爱电影。

当人们问起，为什么我有那么多部作品被拍摄成电影（二十五部左右，包括五六部经典之作），我说这很简单：因为我热爱电影。有无数次，那些小气巴拉的评论家们指责我将写脑海中出现的电影当作头等大事，我何必要这么做呢？写书赚的钱要多上三倍呢……如果说我们非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事实上，我不是在脑子里写电影，而是一直用眼睛在写。当被问及我作为小说家为什么这样成功时，我的第一任编辑比尔·汤普森如是说：“斯蒂芬的脑袋里有架投影仪。”我可没有（那玩意儿的块头可不小，而且肯定没法通过机场的金属探测），不过的确有时候会有类似的感觉。我的书就是我在脑海中看到的电影。我把它们写了下来，然后某个制片人说：“嘿，这本子能拍部好片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是一部电影了。

从第一次看电影起，我就爱上了电影。想象一下，一个穿着短裤，已经开始戴眼镜的小男孩，坐在影院的第五排，张大着嘴，盯着《小鹿斑比》里巨大的动画角色。这个小男孩的两只手在裤裆前拧了起来，

他已经憋坏了，却不想让他的妈妈带着去厕所。哪怕只是这一丁点儿时间，他也不愿落下。从那时候起我就热爱电影，现在也依然热爱（当然，在47岁这个岁数，我得跑几趟厕所了）。1977年前后，当我开始小有成就，我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把电影曾给予我的快乐贡献一小部分出来，当作回报。

1977年，年轻导演——大多是大学生——开始给我写信，想要将我发表的短篇小说（首先是《玉米田的孩子》，之后是《被诅咒的手》）拍成短片。虽然我的会计师预见到了诸多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但我还是不顾他的反对，制定了一条沿用至今的规矩：我授权学生导演可以将我的任意短篇（长篇小说就不成，那样的授权太荒谬了）拍成一部电影，只要保证电影版权仍然由我指定即可。我要求他们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不会对成品进行商业性展映，另外还要把完成后作品的录像寄我一份。对于这份一次性版权，我的要价是一美金。和接下这份序的时候一样，我顶住了会计师的抱怨和他做抱头捂脸状的抗议，成交了大概16到17笔“一块钱交易”——这是我的叫法。被拍成电影的短篇包括了《玉米田的孩子》里的《夜晚冲浪》《夜魔》和《最后的阶梯》，《被诅咒的手》里的《该隐站起来》和《厕所所有老虎》，还有一部18分钟时长的《太阳狗》，取自《午夜禁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大部分改编并不出色，不过也有少部分作品展现出了一星半点的才能。导演有没有才能，对我来说几乎没差别，不过

呢，我还是希望能对这些年里获得的——那些在黑暗当中度过的欢乐时光——做出些许回报。于是我会观看这些影片（多数时候独自一人，而且只看一遍。大多数情形下，能看完一遍就算人类可承受的极限了），然后把它们摆到一个被我标上“一块钱宝贝”的架子上。

事情唯一一次偏离轨道，就是碰上了弗兰克·达拉邦特。这个 20 岁的导演写信来要求拍摄《玉米田的孩子》里的一个短篇，《房间里的女人》。我初看时，觉得这个请求非常地与众不同。因为《房间里的女人》和《玉米田的孩子》里其他大部分短篇截然不同。这一篇写于我母亲和宫颈癌长久战斗却最终失败之后，类似于源自我心底的呐喊。她的痛苦——她痛苦中的毫无意义——从最根本处深深地震撼了我，促使我用一个崭新又审慎的视角来看待世界。除开父亲或母亲在仅仅 62 岁的年纪过世带来的切身悲痛，这是我的另一番感悟。

我批准了年轻的达拉邦特先生的请求，而且在信中提到说，他是我接触过的所有导演当中，仅有的写东西不像文盲的两位导演之一（顺便提一句，另一位同样拍出了非常优秀的短片）。达拉邦特的一美金支票随信寄了过来，而我随后就把他忘掉了。

三年之后，到了 1983 年，我才在匆忙中想起。弗兰克把他的电影的录像带寄给了我，我近乎目瞪口呆地看完了片子，还有些泪腺发酸的感觉。二十年之后，《房间里的女人》依然被保留在我最喜爱的改编电影的简短名单里。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也许可以到当地的音



像店里去找找仅存的租赁录像带（或许片子会被错摆到恐怖类的架子上）。这是常常会被拿来和杰夫·史禄引人入胜的短片《太阳狗》相提并论的一部作品。

弗兰克凭《女人》一片赢得了一个奖项，他和我之间有过几封愉快的通信，随后就回归各自的生活里去了。我猜想他通过我的书籍追随着我，而我则从他在《幽浮魔点》翻拍版和《变蝇人》续集等电影的职员表中的偶尔露脸来了解他的踪迹。

然后——大约在 1987 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弗兰克写信来问他能不能挑选《四季奇谭》里的某部小说来拍摄，那是个吉米·卡格尼时代的华纳兄弟风格的越狱故事。随后他写下了这样一个长长的、虚构一样的篇名：“丽塔·海华斯和肖申克的救赎”。我几乎是胡乱地就答应了弗兰克。我压根就没有想过他能将电影拍出来，不过《房间里的女人》珠玉在前，我在给他许可时从未有过怀疑，我知道如果他这一注赌赢了，真的把电影拍出来了，那或许会是一部相当有趣的作品，哪怕并不完美。

另外，我也想看看他能从故事中演化出怎样的剧本来。虽然小说里也拥有为数不少的视觉元素，但总的来说比《凶火》（我最具视觉效果的小说之一，同时也是一败涂地的一部电影）之类的作品要逊色许多。《丽塔·海华斯和肖申克的救赎》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马克斯·布兰德，他在 40 年代创作了《基戴尔医生》和一系列令

人拍案叫绝的西部小说。布兰德有个小技巧，就是让旁白先是平淡无奇地说着“我想要跟你说说我那位神奇的朋友”，接着却通过各种谦逊又不经意的方式说起自己。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把次要角色塑造成一位英雄的写法（类似于把华生变成夏洛克·福尔摩斯），而且我决定在《丽塔·海华斯和肖申克的救赎》里尝试这样的手法。结果我写出了一部颇为文艺范儿的令人伤感的小说……一般来说这并不算是能拍出好电影的材料。

但是我也应当牢记，正是这类东西，才会时不时催生出一部杰出的电影来。

我说到哪里了？对，拍摄合同，我们完成了这一部分。然后过去了五年。在这段时间里，弗兰克导演了一部棒透了的有线电视电影《活埋》（我记得是给美国有线电视网拍的），除此之外，我几乎看不到他的踪影。我以为他要不是在剧本上遇到了麻烦，就是觉得选得不好干脆放弃了。接着，在1992年的某一天，一份来自达拉邦特先生的超重量级剧本被送了过来，我的意思是这个宝贝看上去几乎和中篇小说原文差不多长了。一开始，我没有翻开剧本，只是坐在办公椅里，将它拿在手上，心想：“这不可能，弗兰克，小子。我连翻都不用翻开，就知道正常人绝不会拿这部怪兽剧本来拍电影。这东西拍出来能有《1900》<sup>1</sup>的导演剪辑版那么长了。”

1 《1900》是贝托鲁奇在1978年拍摄的电影，导演剪辑版有315分钟时长。——译者注

不过最终，我还是把这些猜疑抛到一旁，开始阅读。这部剧本简直太出色了——出色到我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一家公司都拍不出来。我不认为这个持续消费铁血战士和终结者，而条子们最棒的台词只有“走着瞧，王八蛋”的电影产业里，会有《丽塔·海华斯和肖申克的救赎》的一席之地。不过我还是续签了弗兰克的合同（我记得我好像从没有兑现过第二张支票），然后将我的祝福一并寄给了他。

然后，他找到了城堡石娱乐公司，后者曾因翻拍我的一部作品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罗伯·莱纳导演的风格独特、充满乐趣的《伴我同行》，这部影片改编自《尸体》，同样出自《四季奇谭》，赚得盆盈钵满。这些年来，城堡石或多或少挽救了我在电影行业内的声誉，使我免于成为票房毒药。而没有哪一部电影，比那部最终以“肖申克的救赎”而闻名的电影（虽然并非那些爱挑字眼的评论家所认可的最佳片名，不过，你又准备用什么名字呢？西碧尔·丹宁火烧屁股了？西碧尔·丹宁根本就没在电影里出现！）更加成功了。就在我写下这段序的时候，《肖申克》一片获得了七项美国电影学院奖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奖（弗兰克被残酷而且很难以理解地排除在了最佳导演提名之外，天知道是为什么），而且很可能赢得一两座小金人。看上去可能性不大，不过，嘿，在这个“破坏者”道格拉斯这样的家伙都能击倒迈克·泰森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

不过，小金人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你要知道有好几尊小金人曾

经被一部保罗·纽曼骑着滑稽的自行车，B.J. 托马斯唱着“雨点不停滴落在我头上”的电影获得。重点在于，在最辛苦、最不利的情况之下，天才依旧能绽放光彩。作为一个自从1976年被保罗·莫纳什签下《魔女嘉莉》之后就与电影界结缘的圈外人，我很享受自身这个非常独特的观察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可以告诉你，弗兰克原本不可能获得投资来拍摄他根据我这部小说创作的剧本，而且就算他得到拍摄机会，他的影片也不可能原封不动，一刀不剪。可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我曾放在手中掂量，并因其过重而将其暂时搁置一旁的剧本里的每一个字和每个动作，几乎都出现在了电影里。本该老掉牙、动弹不得的设备——比如摩根·弗里曼无所不在的画外音——被擦拭一新，并经导演的雕琢和爱抚，再次绽放出光彩。演员们带来了出色的表演。而且这一次，电影的超常规时长非但没有影响票房，反而为其赢得更多赞誉。

接下来就是弗兰克的剧本了。我强烈推荐你阅读本书，享受它，而且为之惊叹：你真真切切地阅读着一份美梦成真，阅读一部让艺术高于商业的，奇迹般的神作。至于我，我只是很庆幸认识了弗兰克，而且在第一时间体验到了达拉邦特的救赎。

1995年3月

班戈尔，缅因州

## 斯蒂芬·金和达拉邦特的救赎

弗兰克·达拉邦特

我也热爱电影。

只不过我看的不是《小鹿斑比》，而是《鲁宾逊太空历险》，一部把迪福的经典小说改头换面，制作粗糙但很有吸引力的科幻电影，主演保罗·曼迪饰演指挥官“工具箱”德拉普（即鲁宾逊·克鲁索），维克托·兰丁饰演星期五，绒毛猴巴尼饰演太空旅行中的类人猿吉祥物莫娜。（前蝙蝠侠扮演者亚当·韦斯特在电影前段里小露了一脸。）我当时5岁，这是我在真正的电影院里看的第一部电影。我的哥哥安迪——比我整整大8岁，在我眼中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睿智和好心肠——决定带上他烦人的小跟班兄弟去看日场电影，于是他把我放在他的自行车车把上，踩着车一路来到了好莱坞大道的世界影院（现在已经停业多时了）。路上差不多有三公里吧，但是那一天他带着我的那段路仿佛有三百万光年那么遥远。展现于眼前的画面仿若同步魔法，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冲击着我的脑海，那是我从没有见过，也想象不到的。那就是电影。不是在电视显像管上闪烁的黑白磷点，而是投射在巨大荧幕上的彩色画面。这一切命令你专心致志。“坐好了，仔细听，”

它说道，“这儿可不是让你东张西望的地方。这儿是个专供崇拜的地方。”

在那以后，我将整个童年生涯投入到观看任何能吸引我目光的影片上。我迷恋上环球出品的怪兽电影，被乔治·帕尔的电影所感动，沉溺在雷·哈里豪森的出彩特效里，跟着亚利克·基尼斯，带上引爆器炸掉了横跨桂河的大桥。我还跟着一台名叫哈尔的电脑穿越了时空。我回顾了十几遍《最后一个人》。只要能够晚睡，我就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每一部粗制滥造的文艺片和哪怕最差劲的音乐剧……

不过，不仅仅是电影，也包括书籍。故事，更多的故事，奇迹永远不会消失，冒险一直在继续。长大的过程中，我总是读不够这些伟大的作家，现在依然如此。我的故事大师词典里有雷·布雷德伯里、马克·吐温、理查德·麦瑟森、哈兰·艾里森、查尔斯·狄更斯、雪莉·杰克逊、埃德加·爱伦·坡、萨基、雷蒙德·钱德勒……

哦，还有一个叫斯蒂芬·金的家伙。

第一次接触他的著作，是在高中时代，那可真是一场愉快的偶遇。我加入了一个“每月一书”俱乐部，因为他们的宣传太过诱人，实在难以拒绝——你可以用一角钱（或者是差不多的价钱）买下5本书，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你要按照正常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书。他们一个月左右会寄给你一本小宣传册，里面介绍可供你挑选的书籍，还包括一张重点推荐图书信息卡——他们的小伎俩在于，如果你不希望收

到自动投递的重点推荐图书，你必须记得把卡片寄回给他们。

我很少有闲钱买新书，哪怕是按照极低的俱乐部价。所以我几乎总是会把卡片寄回去。但是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马大哈地忘掉一两次。自然，在我的沮丧懊悔中，一本我不准备买的书就这样寄到了。心中既怀着懊悔，又充斥着诱惑，我会打开盒子，将书捧握良久，至少瞄上一眼或是翻看一两页——但是资金不足，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把它重新包好，以尚未阅读的名义寄回去……

只有一次例外。我还记得收到这本封面上透着不祥的书时的情形。“封面看上去有点酷，”我记得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我还是买不起。”在伸手准备把书放回回寄的盒子里时，我不经意地翻开了书页，看到了这样一段：“浴缸里的女人很久以前就死了。她浑身青紫、肿胀，充满气体的肚皮凸出水面，像一座周围结上了冰的小岛。她直愣愣地瞪着丹尼，眼睛大而透明，像玻璃球一样。她狞笑着，乌紫的嘴唇向两边咧开，丑陋不堪。她的乳房吊在胸前，阴毛漂浮在水中，双手僵直，像蟹爪一样抓在浴缸两侧。”<sup>2</sup>

你猜得没错，我被吸引住了。暂时压制住了把书寄回去的念头，继续读了下去。我浏览着对年轻的丹尼在发现这具腐烂尸体时的惊惧的详细描述，紧接着，作者笔下的场景让我欲罢不能，一句简单的描写：“那个女人坐了起来”。

---

2 摘自《闪灵》，龚华燕、冉斌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注

就这样，我绝对不会把那本书寄回去了！虽然不得不为此去东拼西凑。我读完它——不，享用完了——一直端坐着，眼睛几乎无法从书页上移走。每个还记得自己最初读《闪灵》时的感受的人都应当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以后，我又回头读了金之前写的两本书，《魔女嘉莉》和《撒冷镇》。老兄，我上瘾了。我变成了他不断壮大的书迷军团中的又一个，购买挂着他的名字的新鲜上架的任何书。不仅仅是畅销书，而是所有的作品。这让我发现了他那篇令人悲伤不已的小说《房间里的女人》，后来我和我的朋友用三年时间将它拍摄成一部短片。那部名为“丽塔·海华斯和肖申克的救赎”的短篇小说瑰宝也是这样与我相遇。这个漫长而温馨的故事，讲述了一座虚构的缅因州监狱里，两位狱友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友情。这个故事攫取了我的无数想象，放飞了我的心，更将希望灌注给了我，让我期待着某一天能有幸把它搬上大银幕。

说起来很好玩，但是直到读了斯蒂芬为本书所作的序之前，我真的一直都不清楚为什么他会准许我拍摄《房间里的女人》或者《肖申克的救赎》。现在我们都清楚了，原因正如我所料——斯蒂芬是个纯粹的好人。当他说他想要回馈社会的时候，你尽可以相信他。这一位绝对说到做到——我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

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人走进我们的生活，一起帮助我们。如果这样的帮助能够持续并有意义，那个人最终会成



为你的守护神。在我的生命里，或许斯蒂芬·金压根没有这样的打算，但他就是成为了我的守护神。尽管我从不指望能将他对我的众多善意一一偿还，但是他第一次从大银幕上观看《肖申克的救赎》时的满足感还是让我感到深深的喜悦。他觉得电影把他的原著处理得相当好，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也许这样就够了，也许用我喜欢读的小说制作出一部他喜欢看的电影，正是我可以回馈他的方式。作为一位热爱电影的好人，或许这就是他的全部期望吧。但是，我依旧不想错过这个用我的感谢让他发窘的机会，所以，我要说：

感谢你，斯蒂芬，感谢你让我借用你讲述故事时的一点儿魔力。感谢你参与到我的生活里，一直帮助我。谢谢你的回馈。

关于创作本书，我有个非常明确的动机。我常常收到来信，大部分都是高中或大学年纪的学生，他们希望获得如何成为编剧的建议。我不是专家，不过我想我算是个编剧，所以我想尽可能多地给予回复。我给的建议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在此我想将我三封回信里的内容做些摘录，以帮助那些有相同想法的人。

“……希望这一点能对你投入写作有所慰藉：你要知道，撇开年纪和经验不谈，我们都要和频繁出现的绝望和不安感战斗。对于我来说，写作一直是个持续的、不间断的自我质疑的过程。我不否认写作是一个人可以选择的最自我折磨的职业之一，不然就是在撒谎了。也是基于这最简单的理由：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他的工作，如果他志存